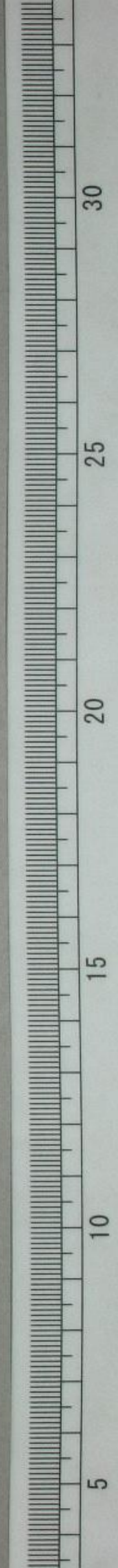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7  
4





文庫II  
D 87  
4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三

金藁城王若虛著

新唐書辨 中

東漢時會稽父老送劉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  
民不見吏蓋愛譽甚之之辭耳新史云李栖筠為常州刺  
史捕斬賊黨皆盡里無吠狗田仁會為勝州都督捕格夙  
賊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實錄之事不當爾也或謂史  
記王溫舒傳亦稱無犬吠之盜何如曰史記之謬亦多矣  
渠皆可法乎

楊收初以兄假未仕不肯應舉既假釋褐乃擢進士第其



010190555734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三



後同臺爲監察御史世榮其友夫以兄未仕而不應舉者友也兄弟同臺者榮也二事不相須而云世榮其友此何理邪劉子玄傳云撰劉氏家史及譜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高字亦非

爲文字語雖貴簡而有不得簡者韋弘景傳云楊虞卿私造其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尙私謁耶惶恐去不少虞卿字否此類非一觀者可見孫伏伽言三事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無曰字文理無乃不屬乎

言讀書之勤者例曰手不釋卷而子京撰蔣乂傳曰卷不釋於前此何謂也

前人文字言騷動騷然者有矣安祿山傳云百姓愈騷裴冕傳云大眾一騷馬燧傳云天下方騷無乃太簡乎

李靖論蕭銑士卒云藉以拒師本非所情杜如晦傳云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李勉朝京師詔還所鎮三所字下不得藉以拒師亦不成語

王義方彈李義府高宗怒其毀辱大臣言詞不遜故貶之新史云帝恨義方以孤生觸宰相朱泚遣韓旻追德宗段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倒用司農印追之新史云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豈不過哉

薛萬均死太宗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



曰萬均朕之舊勳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新史則云忽口其名纔下口字便是從已作用之意豈所謂不覺者乎况此等字史家自不宜使

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苗晉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等輩上當加此字不然何等輩也邢文偉傳云武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不得對房瑄論第五琦言財利事肅宗詰之瑄不得對王叔文傳云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不得字爲悖止當云不能耳杜正倫傳云爲世歆美戴至德傳云世詫其榮蕭復傳云士豔其榮敬晦傳云世寵其家寵字尤不安若只作時榮

之王義方譽振一時吳湊美譽四騰皆非史家之體也

李義府傳云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嚴震傳云德宗使馬勛計日取張用誠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比字不安若及旣等字可也

溫庭筠數舉進士不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作文云者本謂代進士科舉之作耳今乃似泛爲文字者此亦失之不明也

溫彥博傳云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進止之間何至拭目而觀之哉子京之夸侈類如此



高適工詩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已字道不得  
韓思復爲滁州刺史有黃芝生州署民爲刻頌其祥刻頌  
其祥不成語也

新史稱盧齊卿飲酒踰斗不亂崔恭禮至斗不亂前史載  
人洪飲者率至一石以上然後爲異踰斗之量世亦多矣  
何足著之乎

舊史李綱謂高祖曰臣言如水投石此舊語也新史則云  
如持水內石煞不自然  
李翱傳云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  
撰累遷字下豈有關文乎不然豈可通也

崔郾傳云室處卑漏無步廡此言其儉足矣而又云至霖  
淖則客蓋而屐以就外位亦不必道也張玄素起身令史  
太宗嘗對眾詰問玄素大恥褚遂良上疏論之而新史乃  
云遂良見帝而言非也遂良云玄素出閤門殆不能移步  
新史改移爲徙只此一字亦覺失重輕之宜  
朱泚敗出奔失道問野人答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此殊  
不成語也

李安期傳高宗屢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邑十室且有忠  
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爲朋黨  
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囂謗



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  
不竭忠以聞上乎子京鑄改舊文詭異僻澀殆不可讀甚  
不滿人意也

李晟贊云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佩字過矣張柬之傳云  
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  
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  
下務哉哉字下不得作邪乎歟等字則安矣子京於此等  
猶不甚解何足言文也

王毛仲旬歲至大將軍古人言旬月者自十日以及月也  
言旬時者自十日以及三月也今言旬歲未見其例也

蕭嵩傳云在公慎密人莫見其涯際慎密上不當論涯際  
以言胸懷字量則可矣

張知謩傳云天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  
之兩絕容字不安

張鎬傳云視經史猶漁獵然夫前人已有涉獵成言便是  
此意何須復爾解析也

席豫出鄭州刺史李傑出衢州刺史于邵出杭州刺史李  
朝隱出通州都督沈傳師出江西觀察使此等甚多得無  
欠爲字乎蓋出入字不同遷擢貶降例也

開元中吐番金城公主求文籍四種于休烈欲勿與裴光



庭駁之此當入光庭傳而載于休烈傳非也

德宗時宮市事既詳見於張建封傳而李錡贊又列之重複矣

舊史李石傳云延英議事中書必引訓注以折文臣石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新史云賴以爲強便過分了

裴度與穆宗論劉承偕事云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邪當作乎帝曰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

何哉胡卽何也當去一字

宇文士及嘗非時被召其妻問曰向召何所事何所事不成語曷若但云問何故耶

陽城傳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售字爲悖又云賦稅不時時字意不足蓋欠辦集等語也

張巡傳睢陽雍邱賜徭稅三年賜字便當得蠲免之意否許孟容傳云公主子有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帝嘉其守蕭瑀傳云詔嘗下中書未卽行帝讓其稽韋顛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尙曹憲註廣雅學者推其該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守尙稽違該等字皆



道不過必兩字然後成文

王義方傳云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楊慎矜傳云婢因史敬忠得至宮中見帝帝素問敬忠挾術間質其然然字下不得

通鑑載賈至論王去榮不當免死事李絳論不徇同年事蔣乂論張茂宗奪服尙忠事王式破仇甫事讀之疊疊可愛入新史中便覺索然無意味甚志惡也

舊唐隱太子與秦王有隙立齡謂王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新史云國患世有惟聖人克之克字何足盡其意

高銖爲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折其非銖嘆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卒字如何定得

薛元賞傳云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斂坊閭夫鑱膚者鍼也黛墨所以爲色耳而云以黛墨鑱膚則不可舍文身不道而艱詭若此其亦勞甚矣乎

李夷簡元和中爲相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言不能過或無以過則可不能有以則不成語矣

劉子元傳明皇時議封禪事趙冬曦駁之子元議挺不徙



蘇珣傳亦云嘗按訊韓魯諸王天后詰之挺議無所撓使他人書之不過曰固執不移或云堅守前議而已豈必如此詭異

鄆縣令崔發繫獄遇赦不原張仲方訟之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殆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新史仲方傳併爲一句云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田令孜專權恣橫孟昭圖論之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新史改其下句云陛下固九州天子武后怪有司多失出人罪徐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新史

則云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子京意以舊文類駢不古故變亂以就已作而不知其反謬也

馬周嘗寓新豐逆旅者客邸也科舉子遂謂周爲新豐逆旅以對洛陽年少子嘗笑之而新唐稱劉從諫命甄戈殺定州戍將戈因爲逆旅上謁斬其首何耶

李晟與張延賞有隙謂人曰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新史改爲儒者儒者與文士自別止當從舊

蔣儼進蒲州刺史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案二千石漢之職名豈可通爲長史之稱

王孝傑爲吐番所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



死字下不得

呂元膺傳云居官始終無訾缺予謂訾者人所譏也缺者已所少也二字併用不得

史傳稱人讀書敏速云五行俱下者蓋甚言之耳實無此理也而唐史謂歐陽詢每讀輒數行同盡尤不可也

太宗稱薛仁貴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此乃本分語而子京改云喜得虜將可惡之甚

褚遂良與太宗論舜造漆器事以爲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此真語也新史則云必救其源旣以漸爲源因並易其下文曰及夫橫流無復事矣義理雖同然當

時豈有橫流之語

張柬之初與楊元琰共乘艦江中私語外家革命事柬之執政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蕭復言於德宗曰自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此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古人言叵信叵測叵量之類叵字固訓不可然施於戒辭則不順矣安祿山反詔切責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叵可忍葉法善以術高卒叵之測此止作不字用則益不安至蘇頲傳云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不急物頲不肯予或謂曰明公在遠叵得忤上意呂才卜宅篇云世有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黃帝時獨



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寢多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宮商哉此叵作豈字用尤乖戾也蓋子京初不詳其義故每至謬誤焉

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通鑑改好漢爲佳士新史復作奇士好漢字誠爲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奇乎甯存本語可也

李光弼傳云史思明攻太原使卒於城下仰而侮罵光弼令穿地道擒之新史改爲隧地固簡而文然隧字作得暗地道否且本傳先有云穴地頽土山者後又云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何獨爲此異也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三終



滄南遺老集卷二十四

金藁城王若虛著

新唐書辨下

張籍傳載韓愈答籍論佛老書甚無謂特以無事可錄姑  
填塞云耳吳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亦不必也磨碑  
事舊史載於韓愈傳而新史附於元濟傳不若舊史為  
當

魚朝恩嘗講易覆餗之義以譏元載時蓋釋奠於國子監  
也新史但云會釋菜朝恩又嘗邀郭子儀同游章敬寺而  
新書但云約修具裴度傳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



從者金吾輒伺察以聞而新書但云尙苛伺無乃太簡乎  
太宗怒宇文士及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  
然通鑑所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汝字則義不完矣  
邢君牙傳云其屈已好士類此盧承慶云其能著人善類  
此古人或言皆此類或言類如此今云類此則義不足矣  
吳湊言宮市事曰宜科中官高年謹信者平賈和售以息  
眾謹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平售字殊不安只作平市字  
可也

古人文字中時有涉俗語者正以文之則失真是以甯存  
而不去而宋子京直要句句變常此其所以多展也

明皇雜錄記李林甫驕二相事以爲抑揚自得而已子京  
改爲軒驚無少讓此固無害而益以喜津津出眉宇間之  
語舊史稱裴度狀貌但云不逾中人而子京又加以退然  
兩字此復何從而得哉蓋亦想像而言之耳舊史云孔戣  
嘗論李涉交結狀倖臣側目人爲危之戣高步公卿間以  
方嚴見憚新史云戣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杜暹傳云能  
以公清勤約自將疊疊爲之凡狀貌之辭非親見者不可  
道子京史官追記傳聞之事而每喜此等或云談王伯袞  
袞不厭或云其議論纒纒可聽或云介介自修稜稜有風  
岸侃侃不干虛譽介介不至顯官皆過也



舊史云郭弘霸死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弘霸死此卽好事新史改云外有佳事耶此一耶字便別卻本意蓋本是無故而問今卻似疑而審之也

通鑑云劉悟與客觀角觝之戲自搖肩攘臂以助其勢新書改爲盱衡攘臂助其決舊史云楊思勳得俘囚多生剝其面或髣髮際掣去頭皮新史改爲剝面髣腦褫髮皮以示人便不分明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或云

否可雖義理無異而讀之不明矣此等猶求異於人不已甚乎

蕭鈞爲諫議大夫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詔原死予謂罪死罪誠死俱道不過須加當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風矩牛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安字下不得劉允濟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顧字下不得德宗謂自良曰卿於進退甯不有禮蕭俛贊曰俛議銷兵甯不野哉甯字下不得蕭復以擅發



京畿觀察使儲粟削階停職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胡字下不得

李栖筠傳云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曷若只云賴其利也蘇弁傳曰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寬字尤贅

陸贄傳云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哉字當作乎始帝倉卒變故亦不成

語也

令狐德棻傳高宗常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問何修而王何爲而霸二者孰先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帝問曰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對曰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帝曰今茲何爲而要語意不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可及乎語意皆非是蕭復嘗言事德宗曰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愾瀆皇猷以致今日此本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清



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殆不可讀

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瘡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古人言天下傷殘或曰瘡痍或曰瘡痍皆可今言疣瘡乃贅耳豈可與瘡類哉又奏曰杞罪萬誅陛下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古人但言當萬死萬誅字未見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逮所餘何等昏昧語也

王琚傳云自備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識字上當有其家其主等字又云太子在潞州銅鞮令張暉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亦當重言太子或去厚奉字可也豪殖二字亦一處不得又云琚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去故就新之意昏不可曉豈謂車服器皿之類邪中間云侍衛呵止計將安便公主謀益甚語皆不成視日薄乃得出賜賚接足義皆不安也

林蘊傳云蘊辦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能對前史



中固有載口辨嘲諛者至如此語亦何足錄哉

李密等贊云煬帝失德天醜其爲吉溫傳云李林甫才其爲朱桃椎傳云人莫測其爲溫庭筠傳云執政鄙其爲馮河清傳云眾義其爲崔遠傳云世慕其爲此類甚多古人言所爲有爲則有之矣單爲字未嘗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輒用輩字或曰時無輩者或曰未有輩者或曰古未有輩或曰殆无其輩至魏徵諫太宗亦云陛下欲遠輩唐虞此若非好語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僻也

韓充傳云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皆道

不過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索民挽絳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挽絳耕且蠶皆非史體不事亦不成語也

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所事字道不得

李勣姊病勣親爲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欲數進粥尙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卻本意

天后時宰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



興王求禮奏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后曰止此句道不過

鄭權傳云識詣魁然以魁字狀識詣固已過矣而盧景亮傳云志義峯然又有稱造詣嶄遠者豈不益甚哉

周智光傳云代宗命趙縱書帛內蜜丸召郭子儀姜公輔傳云未滔以蜜裹書邀朱泚劉季述傳云割帶內蜜丸告孫德昭此本蠟書耳蜜字何義也

張薦救顏真卿疏云去正月中云云權德輿貞元十九年上陳闕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年去歲者前一年耳子京此語未見其例也

李百藥傳云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張立素傳云切諫太子承乾承乾夜遣戶奴狙擊危脫死安祿山傳云賊將類慄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按前史有曰危得之危殺之者危猶參差幾及之意俗言則險也子京殊不悟此乃顛倒用之何其悖也

張立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名勁挺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予謂魏徵之直世所共聞不必云名勁挺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甯坐事繫獄自恃高班



慢罵仁軌仁軌杖殺之太宗怒命逮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甯對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上悅擢為櫟陽丞此通鑑所載新史但言甯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甯暴橫自如而無慢罵事若止於豪暴何足為辱乎又以櫟陽為咸陽不知是否

裴子餘舉明經累補鄆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誼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陳崇業日子餘與朝隱行誼優劣崇業曰譬如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胡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芬字何從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軍人韓楚言嘗諍辱汭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嘗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到二夫字止當作楚言

則天傳云操奩具坐重幃而國今移何必操奩具字后妃傳贊云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否字不安

張九齡傳云德宗賢其風烈賢字不安

劉子玄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



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予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自敘則云初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愛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然後了然而覺子京疏略之病爲可惡也

韋述傳云入元行沖室觀書不知寢食言忘則可不知則過矣

王忠嗣傳上與論兵應對蠶起應對下不宜言蠶起二字

張說傳云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此譽之太過兼不是史氏敘事語

張說首倡封禪議此諂諛之事非正人所宜爲而傳贊衰稱以爲文物之盛豈良史體哉

李泌傳云常持黃老鬼神之說爲時人所譏切譏切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復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兼得譏字否褚遂良一代正人其譖劉洎事初不甚明但洎嘗訴之云爾胡致堂疑李義府所教理或然也新史遂謂二人不相中故遂良誣奏洎引馬周爲左而遂良執不已帝惑之遂賜死洎之贊曰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



此爲疵病至崔仁師傳又云被遇尤渥褚遂良忌之何待褚公之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爲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書死節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致人死而曰死之無此例也

盧奕懷慎少子也拜御史中丞自懷慎與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奕見忠義傳杞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慎也傳首但言其父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陳少游傳云或欲對眾切問以屈之少游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夫對者隨問而應者也無問則無對今日問窮而對有餘何邪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按左傳鄭伯曰孤不天○曰我寔不天凡言不天者不爲天所祐耳非專指親喪也後人往往誤用

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鎖其門鎔鐵錮之此甚明白而子京乃云液金以完錮若無舊文何可曉耶且錮者取其牢耳豈謂闕而完之乎詭異如此宜其有札闔洪庥之戲



也

魏氏春秋好用左傳語以易舊文裴松之譏彈甚當凡人  
文體固不必拘至於記錄他人之言豈可過加潤色而失  
其本真子京唐書雖詔敕章疏類皆變亂以從己意至於  
詩句諺語古今成言亦或芟改不已甚乎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四終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五

金藁城王若虛著

君事實辨上

漢高祖謂吳王濞狀有反相因拊其背云漢後五十年東  
南有亂豈汝耶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  
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斯言良是然謂其能知反  
相亦恐未必然蓋因占者而意之耳列子所謂疑鄰人之  
竊鈇者也不然英彭陳豨之徒何為無所見耶  
李德裕云漢高祖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至於悲歌不  
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實以惠帝闇弱不能自攬



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計也老蘇小宋皆龔此論嗚呼使呂后當殺雖爲惠帝不得不殺如其不然亦何名而殺之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有功而無罪奈何以戚姬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妒忌婦人之常况呂氏之悍乎而且以妾偪妻以庶子而易長嫡高祖之過也若又殺后豈不益甚哉故甯隱忍而委之亦可謂能自克者矣或曰王諸呂而危劉氏非后之罪乎曰身後之變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發而逆誅之在他人猶不可而可施於妻子之間乎爲論不求義理之安而惟詭異之貴古人本分之事而強以

權術處之是故惡夫曲辨之士也

高祖聞韓王信欲與匈奴謀攻漢漢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而今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而不可擊也上怒械繫敬於廣武旣而果困於平城及得解斬先使十輩而封敬爲侯議者曰是舉也高祖實專之盛氣作色期于必行敬之言利害明甚然不從而械繫焉彼十使者非侯則愚其言可擊何足深怪而皆殺之乎使幸而得志且復殺敬矣何高祖惟知殺人而曾不罪已乎



高祖使隨何誘黥布去楚既至帝方踞牀洗足召使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議者以爲始折其氣而終收其心此蓋鼓舞英雄之術以予觀之帳御之具素所處也若夫踞洗而見則平生常態殆與見酈生無異彼其傲慢凌侮每每如是人皆知之矣溺冠騎項靡所不至而顧獨謂此爲術乎使其誠出於是亦非駕馭之道吾方須人之力以濟其急遣使說之使其背主而滅族及其至也乃迎辱之此何理也使布乘其悔怒不就舍而就去是又生一敵也豈爲得計哉王者之於人接之以禮而待之以誠然後可以獲其

用高祖惟其無禮而不誠此諸侯所以相踵而叛也而古今以爲美談何耶

漢高祖栳羹之語天地所不容項伯謂爲天下者不顧家此姑以寬解羽意耳然世之議者幾何不如是非惟不罪而或又爲之說理嗚呼天下之事有大於殺父者乎幸而羽從項伯之諫使羽當時遂殺之帝雖成功將何面目以立於人上哉

漢高祖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太公因謂高祖不可以我



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於是下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荀  
悅曰雖天子必有尊也家令之言過矣史記索隱表出之  
子爲廣其說曰君臣之義非所施於家而父子之分無時  
而可變也所謂土亡二王者此自以國法論耳何與乎所  
生之親咸正蒙以瞽叟朝舜爲問孟子斥之以爲齊東野  
人之語且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夫天下  
適足爲養親之具則人主之名豈得而壓父哉舜旣爲天  
子而父瞽叟自若瞽叟未嘗爲太上皇而子舜自若然則  
君父並立於天下國自國家自家而不相涉本無窒礙尊

號之有無初不足爲輕重也若曰父以子貴子爲天子而  
父爲匹夫情所不安則可矣而謂父無尊號卽爲人臣而  
不當受人主之拜可乎家令惟知主不可以拜臣而不知  
子不可以臣父也晉劉寶云高祖善家令者善其發悟已  
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未必然也彼誠欲發  
悟上心何不直以其意告之而云威重不行耶自鄙人所  
見止於如是耳其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  
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其言是  
矣至謂平暴亂安天下皆太公之教訓則又非也使太公  
無教訓之功遂不可尊崇乎蓋帝於天理本明而家令蔽



海國遺集卷二十一  
之故雖加尊崇而卒入於不善也未流至於後世遂專以家事爲私動持以義掩恩之說人主泰然享長上之朝覲唐時至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而恬不知怪又其甚者故借親屬以明法而市不徇之名雖誅夷骨肉不以爲嫌或反有德色天理人道滅絕無餘曾禽獸之不若皆家令之遺意也

高祖以轅釜之故怨其嫂及卽位封諸親屬而嫂之子獨不得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君子曰漢祖小人也以一飯之故而蓄怨不忘以及其子太公有言猶以醜名加之羹頡是何稱號哉殆不若不封之愈也而嫂不長者已尙得爲長者乎

高祖疑張敖反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是呂氏猶知有人情親屬之義而帝直以寇盜視之由己之貪得無恩捐骨肉而不難故量人如此耳

丁謂嘗言漢祖非英雄至目爲田舍翁雖似太過亦頗快人近代諸儒以道學相高尙論古人毫釐必計如漢祖者何足多道而每稱其天資不可及張南軒直云使其知學則湯武之賢亦不難到愚之惑滋甚矣



張安道題漢祖廟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  
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此雖詩人一時之言  
實中其病方帝始亡賴時豈誠有取天下之計而可必其  
成功者乎顧乃對眾矜銜以愧其父兄甚矣自欺而不知  
禮也

漢祖之平生可考而知也委太公於俎机而無營救意棄  
孝惠魯元於道路而無顧惜心飾亡賴之非則誇示其兄  
懷轅釜之隙則怒及其姪嬖寵如意而幾使豕嫡廢踞罵  
張敖而不以子壻畜韓信元勳本無異志而數施譎詐畏  
偪而不終蕭何素契足諒雅懷而未免猜嫌至械繫而後

已鄭君以不忘故主而逐之季布雍齒以舊嘗窘已而幾  
殺之其行事如此而議者猶謂寬仁大度誠信使人吾不  
知其說也

漢文帝卻千里馬而光武以之駕鼓車林少穎曰華歆擲  
金不若管甯揮鋤而不顧以是爲二帝之優劣陋哉斯言  
人主之道在於罷貢獻絕貪求爲天下後世法孝文之慮  
遠矣林氏乃以心術無礙律之果如此說則箕子之歎象  
箸召公之戒旅葬其私憂過計也邪且夫千里之駿而以  
駕鼓車亦非物理人情之正固不若卻之爲愈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憂其子少母壯或至於亂也



遂殺鉞也夫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蓋爲其違天理而拂人情耳顧乃矜語左右自以爲明史臣又曰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慵夫曰漢武於是爲不道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無罪而殺人無時可也况以逆料未必然之事而殺其所親乎彼誠以爲治亂由人自當別有所處不然付之定數一女子何與焉母子天倫也立其子必殺其母是母乃子之賊而子乃母之累也其爲戾不已甚乎鉞弋之事借使行一時之權而曰凡生子者皆譴死然則後宮誰敢舉子者匹夫之爲其

家慮猶君之爲其國慮也使天下之人皆如武帝之用心殺人其可勝計而親戚之間豈復有恩義哉故夫武帝之安其後者乃所以絕其後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末流於元魏之世遂以此爲定制椒庭憂恐皆祈祝不願生豕嫡有輒相勸爲自安計讀之令人慘然此固凶毒殘酷之所爲殆禽獸之所不忍而帝自以爲明史臣又從而贊譽之何其怪也葉永嘉曰漢武一生顛倒臨終一節卻事事做得是嗚呼立昭帝託霍光是矣鉞弋之誅安得爲是高祖晚年使周勃爲太尉而屬之以安劉氏顧孝惠暗弱而呂氏強暴意亦憂其身後之變矣然卒不殺后而議者不以



為過焉則亦其情有所不能安而理有不得不然者孰謂武帝此舉可為法哉

東坡曰漢武無道了不足觀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為可取青奴材雅宜舐痔正應踞廁見之蘇子於是失言矣豈有天子見大將軍而可踞廁者乎奴材在彼君臣之禮不容廢也

汲黯出守淮陽過大行李息論張湯奸邪必敗狀勸息言之息畏湯不敢也後湯果敗武帝聞黯與息言乃抵息罪嗚呼黯在朝廷面攻湯惡者屢矣帝不能從至於疎斥雖因此增秩而七年不復召竟死於郡豈真能重黯者而顧

追恨李息邪

二十五

漢武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死左右皆以許贖為言上垂涕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乃可其奏東方朔上壽以為誅不擇骨肉此五帝三王所難也傭夫曰武帝之守法是矣而所以致其死者誰之過歟夫貴戚之子制之猶懼其逞也而又許以不死彼何憚而不為哉使當主請之時即以高帝法語之將不至於此矣利一時之貲而貽後日之悔知守



法於其終而不知防患於其始武帝之志荒矣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五終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六

金藁城王若虛著

君事實辨

下

光武封功臣鄧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曰古者封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近世議者以光武爲非子謂恭固遠慮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恃區區之法制以沮奸雄而弭禍亂蓋亦難矣

東坡嘗言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遺漏自今觀之



信然如曹操征烏桓還自謂幸勝而偏賞先諫者可以爲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類皆不道之事獨此一節有光青史而陳壽略之豈非闕典之甚哉

先主以私憾殺張裕孔明表請其罪報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嗚呼先主天資仁厚有古賢君之風至於此舉乃與曹操無異惜哉

晉史山濤傳云鬲令袁毅賂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嘗受人布司隸糾之武帝謂朝臣曰戎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爲異耳嗚呼古人所

謂不爲異者不爲崖異絕俗之事而已臨財之際雖一芥必有義存豈容自污而猥以苟同爲貴哉戎本貪夫蓋無足責濤旣受其物矣印封雖在何以自明且濤又嘗以盜官稻田爲李熹所劾則非真能清潔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邪武帝身爲人主宜以節儉厲俗始自貴近而王愷與石崇爭侈乃以已物助之戎也犯賊則爲之護諱而貸其罪天下安得不亂哉

宋文帝嘗故令諸子晚食曰欲其識有飢苦以節儉御物唐明皇帥太子以下芟麥於宮中曰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嗚呼人主之教子當使親師傅通古今義理旣明百行自



湖南遺集卷二十一  
正會謂此等可以制其心乎

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文帝時爲散騎侍郎不爲時知憤憤不得志乃與范曄謀亂事覺窮治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謂執政曰孔熙先年四十而猶爲散郎安得不作賊君子謂宋文帝於是失言矣人臣至於叛逆復何才之足惜且士之進退自有命存縱其淹抑終身亦當委順奈何以小不如意遂圖不軌乎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藉口而無忌憚豈所以爲訓哉嗚呼彭城王同氣之親雖犯嫌隙本無他腸

尙可聽其自新以全友愛之義重以會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諫而帝卒殺之不疑顧乃眷眷於熙先小人何其心術之悖也

隋文帝每謂趙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綽之抗直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嘗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謀反不能獨任必與人共成之何患不發而使奴告耶自今有告者乃受仍斬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猶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當禁之縱使無由得發亦豈可許乎乃不



學之過也

唐太宗錄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爲乃釋之齊人段志充請帝致政於太子大臣乞誅之詔曰朕之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亦釋之此可謂寬明矣然於李君羨則以讖記之文而殺劉洎則以廢立之語而殺或怪其不能以斯心加諸彼是不然恭志充輩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無所動其心君羨與洎則觸其眞諱惡之機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蘇安恆而不容魏玄同劉禕之亦是類也

唐明皇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於樓下以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而歌于爲于上曰懷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君子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明皇耽於淫樂天下方且風靡而傲之而又親詔守令責其角勝則彼惟知求勝以取悅蓋亦不足怪也乃因德秀之諷而罰懷州刺史信有過矣而導之者獨無罪乎卒不自克至於寇亂交興中原受禍而不可解塗炭者豈止懷州之人哉

憲宗朝李絳李吉甫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尙書同平章事



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范氏唐鑑稱其明備夫曰憲宗黜德輿誠是然吉甫諂邪屢爲絳所屈帝常直絳而謂吉甫專爲悅媚則其可鄙蓋甚於德輿矣顧乃存之而不去其後絳亦罷免而吉甫獨寵任終身至以議諛貶張仲方而特賜曰忠何其眷之深歟然則帝之明未足多也

憲宗元和三年策試賢良方正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深陳時政之失皆獲高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置宰臣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誣考官不公上乃貶諸考官而僧孺等久之不調備夫曰三子以直言應詔其

心非有他也帝旣嘉之卽當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誰敢議顧乃徇吉甫之私情而爲之報怨牛李之隙有自來矣帝每以朋黨疑臣下而不知己爲朋黨之根也

唐武后時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復手殺師韞后欲赦死陳子昂議以爲枕戈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法之綱非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且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者以其忘生而及於德也若釋之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柳子厚駁之曰旌與誅不得並誅其可旌則黷刑旌其可誅



則壞禮若師韞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報之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其或父不免於罪而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死於法而非死於吏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當取公羊受誅不受誅之義以斷之元和中梁悅報父讎殺秦杲敕有司曰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宜令詳議韓退之曰聖人丁甯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

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敕杖悅一百流循州明皇時張瑄張琇亦以父讎殺楊汪議者多言宜加矜宥張九齡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爲亂國法帝然之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願死殺人而赦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皋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付河南府杖殺之考此三事惟明皇所處爲不可易子昂等議似高要非正法蓋禮記周官及公羊氏復讎之說皆亂世事不足信也

楚靈王聞羣公子被殺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



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子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唐文宗惑楊賢妃之譖幾廢太子永已而永暴薨後帝因觀樂見童子緣橦而其父來往走其下泣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誅教坊宮人嘗構害太子者十數人嗟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於天性靈王因己子之死而始悟殺人子之爲非文宗見他人之愛子而後知己子不全之可恨者昏蔽如此宜其懵於天下之理也

溫公極稱周世宗之美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子謂溫公歸之天數是矣以爲將啓聖人則媚主之辭也世宗天資豈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謂之聖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

宋主征李煜煜遣徐鉉朝京師言其師出無名且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歐陽公載其事於五代史而論之曰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王者之興天下必歸於一統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周世宗征淮南詔摭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哉慵夫曰歐公之言過矣自古出師未嘗無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辭而後可曲直之理正所當較也宋主此舉果何名



而何辭哉偶鉉及父子之喻因得以是而折之夫父子固不當爲兩家矣而宋之與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並立小事大保小亦各盡其道而已有罪則伐無罪則已自三代以來莫不然豈有必皆掃蕩使歸於一統者哉世宗旣服江南清源節度使劉從效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鍾謨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以不敢帝曰向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大義

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日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世宗德度如此其視宋帝何啻天壤而反以較曲直爲小平宋主之初出師撫曹彬背曰會取會取彼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此則情實之語也歐公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飾主闕在臣子之義雖未爲過而史書垂世之言安可不出於大公至正邪不載可也

唐將劉巨容討黃巢幾擒而復縱之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議者譏其以鷹犬自期其言誠是然如巨容輩何足責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許以使相



及回惟賜錢五十萬曰更爲朕取太原然後與卿此非以鷹犬使人耶而宋儒每稱其吝惜名器夫人君之於臣遇之以禮而示之以誠故人樂爲之用果惜名器則如勿許然宋祖素多權詐本不爲名器許也嗚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則亦不復肯盡力矣嘗以彬之行事考之蓋所謂君子者則宋祖非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見其不能知人也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六終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七

金藁城王若虛著

臣事實辨

上

揚子以子胥鞭尸藉館爲非東坡曰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子由論之則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舊君以逞志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慵夫曰子由之論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復統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員雖不仕然身居楚國而父爲楚官則員亦楚



之臣也臣無讎君之義楚子之淫刑固有罪矣而員之報之無乃已甚乎爲員之計不過無食其祿而已夫君非至明誅殺之間不能無濫使爲臣子者皆得推刃而報之則國家豈復有法而逆亂之事何時而已也若員者勇而無禮敢爲而不顧者也至其說吳王僚伐楚而王未卽從因之進專諸於公子光而使弑之蓋求以逞其怨毒則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爲旣自賊其君而又賊人之君員眞小人也哉揚子譏之未爲過論而東坡以爲非人子然則蘇氏獨非人臣乎張南軒嘗與人議員立廟事云在吳則可在楚則不可員而有靈必不享於楚地蓋謂忠於吳而不

忠於楚耳子謂員之於闔廬則忠於僚則賊其享於吳亦恐未安也

退之論范蠡招文種事略曰爲人謀而不忠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若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日泛輕舟游五湖者豈唯范子乎其移文種之書猶拔句踐之劍也句踐何過哉其文辭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於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獨宋孫漢公謂其意出千古子以爲然蠡雖功成然句踐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盍亦爲之勉留而徐以禮讓則終始之義庶幾兩全而決意不回若棄仇讎者王以誅賞動之則曰君行令



臣行義卒潛遁去揆以人情王既不能堪矣乃又移書同志誦王之短而示已之見幾種也不智亦因謝病不朝王未嘗負二子而二子負王安得不發怒而殺之乎以史傳考之句踐無不道之事惟種受誅而實其自取則長頸之相蓋亦無驗也嗚呼范蠡春之豪才略有餘而仁義不足者也以今日待其君如此其則向來所以黽勉從事者特假之以爲功名之資耳夫誠意哉然而千古高之以爲美談其視貪榮嗜利死而不者固爲賢矣以君子忠愛之道律之殆未滿人意也

蕭何治未央宮事論者不一或以爲非是或以爲當然或

又疑其所爲有深意何其紛紛也彼以刀筆吏監土木不能無過制者其對上之言姑以自解云爾此固不足深責然亦何可妄譽哉大抵漢初君臣類無學術暗於義理其舉措之際亦多疎矣而後世每以聖賢事業期之宜其爲說之多曲也

程晏論曹參譬之飲牛於污泥而不卽清淵呂祖謙論陸賈叔孫通譬之避雨於荒城而不求大厦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輔漢也嗚呼三代之事豈漢祖之所可望而數子之才亦豈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足矣而世儒每過期之此書生不通之論也



昔人之論蓋有語病而意實不然者張釋之與文帝爭犯蹕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近世儒者往往譏之以爲開人主殺人之端固似有理然一時之意姑爲守分而言何暇慮及此乎王肅諫魏明帝亦嘗引此曰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其貶尤深蓋帝性嚴急時督修宮室稽限者輒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故肅言近於過者所以力戒帝之專殺耳不然釋之之罪詎至是哉張釋之與文帝爭論犯蹕罪名事云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議者紛然以爲開人主殺人之端而隋源師謂高祖曰

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唐馬懷素謂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取決聖衷皆龔釋之之意者也其言之病豈不益甚哉

尹賞病革戒其子曰爲吏正坐殘賊免猶勝軟弱不勝任仇士良致仕語諸送者以爲無使人主知書近賢臣則權常在我嗚呼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賞之酷士良之奸居之不疑亦已極矣乃復將死而貽諸其子旣去而傳諸其徒不仁者可與言哉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曰臣當自刎以血污車輪帝不悅及聞張猛之言然後喜曰曉人不當如是耶陳瑩中



曰事有緩急言有輕重御船非過舉之大諫而不從何遠至於自畫哉使果不從廣德之死又何名乎劉子暈曰廣德誠太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有犯無隱廣德以之予謂推帝所以見聽之由則子暈之論得矣而廣德之過又豈可不戒哉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漢許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

得分財自取大譏今財產所增二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遠近稱之君子曰武也欲成弟名自當委曲教之正使無成亦何愧於心而爲此詭譎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何所說邪抑實出於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安邪使比及至是而其產破散或身先亡則何以辭於世乎所謂巧詐不如拙誠也

姜肱與二弟友愛常共臥起及各娶妻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三人之友愛則誠篤矣抑何不知禮之甚耶讀之令人發笑

漢黨錮諸公旣無申屠蟠之高識而自貽伊戚可以逃則



當如夏馥不能脫則當如范滂若張儉者望門投止使他人殄滅宗親而身獨幸免雖以壽終亦何顏於世哉而史臣稱美其賢陋矣

劉翊豐財而好施獻帝西遷拜陳留太守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斂之又逢知故困餒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東漢之士詭激好名而不量輕重如此悲夫

或問荀彧荀攸於王通通曰皆賢者也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通曰漢武其生知乎雖不從諫未嘗不悅而容之噫漢武昏惑不道幾至亂亡晚節末路僅能少悔而通以爲生知荀彧之徒黨附曹賊以取天下皆漢室之罪人而通以爲仁者其謬論不待辨也

董昭爲曹操謀九錫之事荀彧以爲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彧飲藥而死蘇子由曰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當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雖無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焉往劫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呂伯恭



曰或阻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非已出而已答昭之詞蓋託忠順云子謂二說皆通或必居一於此要之不可謂忠於漢也而或者曲爲文飾猥加褒譽溫公則曰功先管仲東坡則曰道似伯夷讀之殊可怪笑夫管仲合諸侯以獎王室曷嘗助賊臣而篡國乎伯夷不與惡人言不立惡人之朝而肯爲曹氏之腹心乎或之飲藥不得已焉耳以操陰謀多忌或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隙生豈有免理至饋之食而發視乃空器其意可知或不自裁亦終被害將有慘於是者此陳壽所謂以憂薨也烏在其爲死節耶嗚呼人臣至於荀彧馮道其邪正順逆不待辨矣而議者之蔽時或如此天下之事豈易曉哉

諸葛誕爲司馬昭所誅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記止於如此而注引干寶晉記云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此幾太過也當時旣知其不可屈則槩殺之矣何至一一徧問而數百人者雖信感恩亦不應盡能如此然而通鑑取之豈多愛不忍雖溫公未免歟劉子翬不信田橫客俱死事以爲溢美之言予於此亦云

管甯華歆共鋤園菜見地有金甯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世皆優甯而劣歆予謂以心術觀之固如世之所



論至其不近人情不盡物理則相去亦無幾矣畢竟金玉與瓦石豈無別者哉此莊列之徒自以爲達而好名之士聞風而悅之者也若夫君子之正論則不然貴賤輕重未嘗不與人同特取舍之際有義存焉耳

陳壽評孫皓以爲肆行殘暴虐用其民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旣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過厚之恩曠蕩之澤意若微譏晉武而孫安國亦謂皓罪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不足謝冤魂而優以顯命仍加寵錫非伐罪弔民之義二子之言是矣然湯武之師本以救天下是故誅其君弔其民而議者亦曰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後世伐

人者例皆志於奪國則旣得而止矣詎有誠意爲民者蓋不獨晉武爲然也初羊祜陳伐吳之策曰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嗚呼果使吳人更立令主民得樂業於一方釋而存之以爲外懼豈非好事今乃幸其無道而易取惟恐失之此其心曷嘗在民邪武帝不足責也若羊公者世所謂仁人君子而爲謀亦爾則是舉也尙可以湯武之事繩之哉

東坡詩云景山沈迷阮籍傲畢卓竊盜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稱其賢雖詩人一時之言其實公論也



然志林復云籍本有志於世遭魏晉多故乃一寓於酒何邪晉人放蕩本其習俗而好事者每爲解說子由所謂借通達以濟淫欲者誠中其病古之君子避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不免則命也何必穢污昏醉爲名教之罪人邪蓋籍嘗戒其子矣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則亦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而已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七終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八

金藁城王若虛著

臣事實辨

中

阮籍廣武之嘆呼沛公爲豎子李太白譏其狂言非至公而東坡以爲指晉魏間人予謂籍傲誕大言視先王曾無忌憚而何有於沛公乎此固無足怪者蓋東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責也

晉史載祖約好財事其爲人鄙猥可知阮孚蠟屐之嘆雖若差勝然何其見之晚邪是區區者而未能忘懷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當時以爲名言浩問劉惔自然無心於稟受何爲善人少惡人多惔曰譬如瀉水著地縱橫流漫略無方正圓者一時絕嘆以爲名通人有能百擲百虛者王衍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曰王君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噫三論無謂甚矣而取重於世如此晉士以虛談相高自名而夸世者不可勝數而三子其尤也顧存而傳者若是其餘可以想見矣將無同三語有何難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幾兩屐婦人所知而遂以決祖阮之勝負其風至此天下

蒼生安得不誤哉

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余嘗讀而笑之夫所謂廉士者唯貧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旣足而後止尙可爲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爲美談亦已陋矣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或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予謂此一時率爾之言非確論也吉



人之詞固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遽以是定其優劣可乎  
晉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

謝安問王子敬書何如逸少答曰故當不同安言外論不  
爾則又曰外人安知或稱李含光書過其父含光聞之終  
身不書子敬非禮矣而含光亦太過也

晉元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照曷不但言禮不可瀆上下之分不可亂而  
猥假此喻人主之尊止圖瞻視而已邪晉士虛談類如此  
晉兵伐吳孫皓遣其丞相張悌副軍師諸葛靚等逆戰大  
敗於板橋靚邀悌遁去悌不從靚自往牽之曰存亡有數

非卿一人所能支奈何故自取死再三牽之不動乃放去  
悌卒死之及皓降靚逃竄不出武帝訪得之欲以爲侍中  
固辭不拜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嗚呼靚身爲軍師  
而臨難苟免又勸主帥俱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國滅天命  
有歸乃始讎晉不向朝廷而坐亦何謂也哉

苻堅將楊安攻晉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爲賊所獲遂  
降於安嗚呼虓旣以不忍捐親之故而至於受污沒身不  
仕以終天年可也豈復名節之足言哉而每見堅輒箕踞  
侮慢或至詆罵旣又屢爲叛逆而不悛此何謂也就使得  
行其志亦何以湔洗前罪而歸見晉人邪不忠於晉而無



禮於秦進退兩失其妄人也已矣

溫嶠將劉琨之命其母止之絕其裾而行鄧攸避石勒之難其子隨之繫於樹而去千載之後猶令人恨二子之罪可勝誅乎史臣以爲攸之無嗣天蓋有知其論甚愜而稱嶠辭親蹈義申包胥無以尙之斯則陋矣考之當時勸進之行不必須嶠而忍違慈旨使之抱恨終身喪葬俱廢此特以功名爲急耳豈得與申包胥比哉張南軒曰就使太真有克復神州一匡天下之勳亦浮雲之過太虛耳不足塞天性之傷若順母意雖泯滅無聞於後而所全者大不愧於心烏能以此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爲萬世之訓矣

呂氏博議以溫嶠詐王敦求脫爲累晉其言過正不近人情朱黼曰以周身之防寓愛國之實反經合道要無可訾予謂只爲己計亦不害於道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無名而死於逆賊之手亦何圖哉逆賊之前豈所以施信義者耶

傅亮謝晦徐羨之皆晉室之臣而陰附劉裕以成篡代罪固不容誅矣及其受裕顧託曾未期年而弑營陽戕義真略無忌憚之意旣已遣人迎文帝則又分據要地以爲後圖此亂臣賊子之尤者文帝誅之蓋千古之所快而蘇子由著論以爲元兇劭之變乃天之報復文帝與亮等同過



豈理也哉至其稱引春秋之義解釋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與取馮道殆無以異嗚呼蘇氏溺於佛老每以聞大道自矜而時持害教之說不爲無罪於吾門也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我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劉湛入獄謂其弟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嗚呼滂生昏亂之朝而標置自高忿疾已甚蓋所謂殺其軀也顧乃恨爲善之無益固已惑矣至於湛輩貪權煽亂死復何辭而亦出此語豈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義康以得罪出鎮豫章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

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意謂義康闇於大義貪權昵黨不遠嫌疑故至是耳其評甚當然琳本道人而幸主見知遂參預朝廷之政賓客填門四方贈賂相系至有黑衣宰相之稱使果嘗讀書知道理不當少戢耶斯亦幾何其不敗也

劉凝之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東坡云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子謂沈亦未足爲法也君子



之道貴乎別嫌疑明是非其實吾物何爲受誣而與人使  
因而不還則成彼姦計而自貽不韙之名果何圖哉且所  
認有大於是者皆可與之而不辨乎然則麟士所處雖羞  
勝凝之要亦不近於人情而君子不貴也蘇氏嘗以直不  
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爲非而顧復有取於麟士何邪  
蕭道成取宋王儉褚淵之力爲多然觀其始謀本出於儉  
淵初無意爲所迫而後從則儉之罪重於淵矣而一時物  
議往往咎淵而少及儉者何邪

齊高嘗曲宴羣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  
彈琴沈休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

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  
事吾何以堪之想儉當時自謂風流勝於諸子矣而不知  
諂而迎合以啟驕侈之心曾不若彼伎之爲本分也嗚呼  
儉旣陰贊道成以奪宋國及相齊朝又爲此佞媚之態非  
小人孰能爾哉

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勸其引決以保全門戶晏  
不從及晏拜驃騎將軍謂諸昆弟若從阿戎言豈有今日  
思遠曰猶未晚也晏嘆曰世乃有勸人死者後晏果伏誅  
世或以思遠爲賢子弟子謂不然晏之貪權固爲非智思  
遠力諫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委之而已迫其必死不亦



甚乎

魏太武時遼東翟黑子有寵於帝犯賊事覺謀於高允曰  
帝問當以實對爲當諱之允教以實對不宜欺罔黑子竟  
以不實對被誅後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嘗同修亦當坐之  
太子營教導令翻異不從帝賞其直赦允而誅浩他日太  
子責允對曰臣與崔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所願也退  
謂人曰我所以不從東宮恐負翟黑子故耳世皆以爲美  
談予謂此言殊未當也臣不欺君自是當然之事不必有  
爲而後爲且黑子不從允教而死非允誤之也而何負之  
有使允所坐果實則詭言自脫是爲負浩豈關黑子如其

不然冒覆族之禍而踐疇昔之一言果何義哉

元魏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爲刺史或勸其單騎之官  
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  
遂舉家之官及葛榮逼州城或勸减小弱以避之楷遣幼  
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將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  
愛也復命追還賊至將士爭奮曰崔公尙不惜百口吾獨  
何愛一身戰死者相枕城陷楷不屈而死或問楷處此何  
如曰後一節可矣其始則失之過焉食人之祿者固憂人  
之憂然一身盡節自足塞責單騎之官法之所許且無害  
於義而必全族蹈禍以固眾心斯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制



行亦止乎中焉耳

裴矩佞於隋而直言於太宗溫公曰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爾或曰矩迹則忠而其心則佞煬帝喜諂諛矩則以諂諛而悅之太宗好諫諍矩則以諫諍而媚之視君之好惡而爲取容之計也此大姦之情明主之所當誅也慵夫曰攻矩之心術此固中其病矣將以示勸戒而行教化則溫公之論亦豈可廢哉

范純夫程正叔皆言魏徵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事太宗予謂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宗之立實高祖之命然則王魏死其難可也不死而事太宗亦可也溫

公作通鑑正叔嘗勸其著徵罪而溫公不以爲然得之矣唐王義方爲御史將劾李義府而恐其得罪以貽親憂乃請於母旣許而後言之張鑑救盧樅亦然夫旣居憲臺之職豈得以親憂之故而遂不言邪近代鄒浩劉安世間有諫官之命皆先請於母而後受是則知所處者矣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八終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九

金藁城王若虛著

臣事實辨下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上悅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當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



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嗚呼古人以家四海爲言者多矣事雖不同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褊狹之心而蕭何以之啟奢靡姚崇以之勸逸游信乎六經之言有時可以文姦也據二主初懷戒懼之意正當將順以成其美而何等乃以邪說引之於惡罪孰大焉然何語雖非特以自解其失情猶可恕崇方失寵因此迎合遂復相位則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誅也

唐玄宗幸洛以峭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廣平諫之既見從矣乃復請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迄今待罪朝堂而後赦上善之嗚呼臣以進言爲忠君以納諫爲聖上下同心以求真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後世諛臣專以歸恩分謗爲愛君於是人主始諱其過而恥屈於下矣孰謂堂堂如宋公者而亦爲此態乎

李希烈攻甯陵劉昌令守陣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居西北未嘗內顧而摔下斬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圍杜牧之所記如此嗚呼無罪而殺其所親以之警眾雖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爲好事者傳會此蓋有功於昌而東坡譏笑之信蘇氏之學駁而不醅也



或問張巡許遠何如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仁者不爲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忍爲之乎甯使賊  
殺豈容自食故子嘗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  
人之罪亦萬劫不能滅也或曰爲已則不可爲國何害曰  
爲已與爲國等耳天下只有一箇是或又曰圖大事者不  
顧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  
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况其未必哉爲  
巡等計可走則走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爲臣  
之責矣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云論亦多尤之李  
翰輩曲爲辨說詎能服人之心而史臣恨曰議者遂定嗚  
呼去古逾遠義理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卒  
不免害道者可勝數哉

郭子儀不理發豕盜蓋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解危  
疑而安反側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楊龜山以爲能忘物我  
豈不悖哉此流於莊列之薄非所以爲人子之訓也

李西平屯渭橋煢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以爲皇家  
之福因請速進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  
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嚮非相拒也五星  
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我軍不戰自潰矣皆謝非所及  
予謂西平處此固善然終不當語人其機已泄他日安可



再用哉抑君危而臣死敵義自當爾天象吉凶實不暇問亦無事乎此機也

陽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論其非而范純夫辨之以爲實有所待且譏永叔不成人之美蓋以城之素行非畏禍苟容者又卒有沮延齡救陸贄事故爾云云要之德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後可言爲臣之法當以韓歐爲正

唐史稱陸宣公貶忠州避謗不著書恐未必然宣公經濟之學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則發而見於用否則嘿而已矣不然公處昏君邪臣間直言鯁論未嘗有所屈豈其一遇斥逐而遽爾畏忌邪史氏之期公淺矣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謝表以東封之事迎憲宗是則罪之大者矣封禪忠臣之所諱也退之不忍須臾之窮遂爲此諛悅之計高自稱譽其鋪張歌誦之能而不少讓蓋冀幸上之一動則可憐之態不得不至於此其不及歐蘇遠矣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謂自貽伊戚者安於流落可也而乃刺譏怨懟會無責己之意其起廢之說悲鳴可憐至有羨於病顙馬蹙浮圖旣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第進且以牛李譏切父政之故遂深疾進士嘗謂武宗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蓋少習其業而熟於朝廷臺閣之儀寒士雖有過人之才不能閑習也世以其言爲不公而楊中立力爲辨之慵夫曰在他人言之固無嫌自德裕而言雖曰非私人不信矣若謂人材色色有之不必進士則可乃欲專任公卿子弟豈得爲公論哉天下之事豈徒習家業熟朝儀者所能辦而才誠過人則亦何有於此等哉自古由寒素爲名臣者何可勝數膏粱紈綺子焯焯者幾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顧不褊淺而可笑邪使德裕麤人猶不足深責彼其著書論事實皆本於儒學獨以激於私意遂爲是過正之說卒以忌刻禍及搢紳至於斥死而不悛其天資小人也哉

唐哀帝時朱全忠欲以牙將張延範爲太常卿宰相裴樞謂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持之不下全忠怒而殺樞歐陽子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尙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范純夫非之以爲樞乃全忠之黨從其大而違其細以竊天下之虛譽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葛勝仲曰自古姦臣有篡奪之志必誅異己者曹操殺荀彧司馬懿殺王經未有同己而誅之者樞果從其大而違其細全忠自當



以意曉尙何甘心投之濁流從李振之謀耳振嘗曰王欲圖大事而樞輩朝廷之難制者故令殺之昭宗時樞爲汴州宣諭以與全忠素善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後雖因全忠言而復相然能持之以正則始進不足累也當以歐陽子爲正慵夫曰葛氏之言當矣然歐公亦許之太過所以起純夫之辨若樞者有書生之直氣而無不可奪之大節耳

新唐書孝友傳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雛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乃復兄弟同居君子曰使君良果篤於友悌者豈一婦人可得而間之旣已爲所愚而至於乖離矣雖知過而改亦何足入傳也

王朴薦扈載於李穀久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乃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中病卒時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子謂人之於事亦盡其當爲者而已朴能薦士信然穀之知人不足道也且人誠有命則壽夭貴賤固已一定而不可逃豈宰相所能予奪而損益哉穀言亦偶中耳



馮道忘君事讎萬世罪人無復可論者而蘇子由曲爲辨說以爲合於管晏之不死雖無管仲之功而附於晏子庶幾無媿嗚呼是豈可以爲比哉子糾小白均爲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旣已爲君內外安之初無異議則齊國小白之有也糾不復爭而仲亦無必死之義故曰糾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嘗辨之矣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齊之盾也莊公之讎在崔杼而不在景公而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大夫之不已與者則晏子不肯焉使杼而自立晏子其肯事之乎是固不得以爲比也又以對德光之問爲能活中國受郭威之拜爲能重朝廷且曰篡奪

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談笑拜跪卻之非盛德不能如此其言區區尤爲可笑使此事果實亦何救乎大節之虧况其不然乎蓋道之對德光諂以求媚耳初豈在民德光之不殺適其不欲耳何有於道至於威之拜道道之不答特平生長幼之禮不能遽改於一朝者也威之屈伸漢之輕重固不繫於此夫有汲黯之直節而後能弭劉安之謀有周訪之威望而後能沮王敦之志若道者販君賣國習以爲常此乃姦雄之所易而取之者而謂其能卻人於談笑拜跪之間乎夫惟威之視道不足以害其事故待以舊好而無間道亦知其不吾忌也故受之如常日而



無嫌不然威其肯爾而道其敢爾耶道之迎湘陰也揣威無實立之志不能以大義動之正論諭之而徒要其無使妄語而已行未及還威已代漢道復俯首而事之矣所謂以拜起折威者果足信乎議者曾不考其實要其終而惑於適然疑似之跡亦已謬矣爲臣至於馮道萬善不足贖百說不能文也使如道者猶可以貸焉豈復有人理哉胡安定曰生民不至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王介甫則方之伊尹富文忠則目爲大人其餘紛紛者不論也乃知逐臭之夫今古不乏而堯桀之是非有時而顛倒歐陽子爲道傳鄙薄貶斥若將不齒然於此等亦以爲

誠然而不能辨何邪茆荆產云道欺盡五代人又欺到宋朝諸公此老賊伎倆亦自高嗚呼道何足以欺人哉直受之者陋見耳吾嘗論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書食人主之祿而敢昌言以馮道爲是者皆當伏不道之誅也

至沂公有言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歐公每誦之以爲得大臣體子謂人臣雖不當收恩然賢才豈可不求雖不當避怨然人情亦豈可輕失沂公惟主斯言遂至於不肯薦人歐公惟主斯言遂至於喜犯眾怒皆用心之過也

王介甫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曰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責



神廟以皋夔稷契自任漢唐而下皆所不道何其高也及其憤新法之不行則甘心為商鞅而羨慕之又何其卑也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九終

48-11995



